

「許阿姨」告贏「徐阿姨」

近日，南京法院審理了一起侵權案。原告「許阿姨」糕團店勝訴，被告「徐阿姨」糕團店承擔賠償責任。原來，「許阿姨」是當地一家網紅青團店。一些遊客慕名而來，不料買到的卻是「徐阿姨」。後者主觀故意通過諧音店名，來搭便車、傍靠網紅，構成不正當競爭。

筆者在這方面曾有吃虧經歷。北京「鮑師傅」糕點店走紅之後，筆者小區門口也開了一家分店。慕名買了幾款產品，拿到手裏才發現，包裝袋上不是「鮑師傅」，而是「京城鮑師傅」。真正的鮑師傅，好不容易打響了品牌，卻不得不耗費精力，周旋於「金典鮑師傅」「精品鮑師傅」「鮑大師傅」「鮑老師」等山寨品牌之間，被一場場維權弄得心力交瘁。

其實，這也並非新事物。古今中外，都有無良商家通過名稱、包裝、廣告的相似性誤導消費者，劇踏知名度和口碑來牟利。清朝光緒年間，「同仁堂控同仕堂冒名案」，順天府判決同仕堂「冒名漁利，混淆視聽」，責令更名並賠償損失。另有「同仁堂記」亦屬魚目混珠。當時《申報》曾刊登《京師藥業仿冒成風》，報道「同仁堂屢遭『同仕堂』、『同仁堂記』等號攀附，訴至官府，判令改匾。」

日本亦曾發生過類似案例。明治年間，清酒品牌「月桂冠」，發現市場上出現了一款「金桂冠」清酒，僅一字之差，商標設計亦高度相似，消費者誤以為是同一廠商。月桂冠提起訴訟，最終法院認定金桂冠構成不正當競爭，判決其停止使用該商標並賠償月桂冠的損失。該案還推動日本制訂了《商標法》。

對於受害方而言，打假維權成本太高，是核心問題，這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發展，也敗壞了營商環境。最關鍵的在於司法當局應積極作為，為「許阿姨」「鮑師傅」們撐腰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漿聲燈影賞「東河」

去美國得克薩斯州第三大城市聖安東尼奧參加學術會議，有幸領略了最精華的聖安東尼奧河（「東河」）步道。

忙裏偷閒，和三位同行在燦爛的夕陽下漫步。氣溫已達三十攝氏度，一派夏日風情。遊客光顧的單駕馬車「噠噠」從街頭走過，白馬、棕馬都很精神。市中心在舉辦露天拍賣會，有騎馬的警察維持秩序。本地人、遊客穿短衫、裙裝，戴牛仔帽，摩肩接踵，在河邊酒吧、飯館流連，街頭樂隊在人群中穿梭。耳邊傳來發動機的聲音、導遊的解說，一艘遊船慢慢駛來，穿花拂柳，恍惚是威尼斯河上的「岡多拉」。

「東河」上世紀二十年代發大水，造成傷亡。後來河上修建水閘，治理水患。二〇〇九年以來，兩岸擴建綠地，連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天主教傳教遺址及「美國墨西哥戰爭」留下的Alamo關隘等建築，又興建博物館、劇院、酒店，讓這裏成為世界聞名的景區。走馬觀花，夕陽下富於拉美風情的建築，淙淙流淌的噴泉，火樹銀花的燈飾，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太陽下山了，我們找到一家河邊餐館，在二樓露台上邊吃邊聊。德州地大，人大，菜分量也巨大。半份烤肋排送上桌滿滿一盤，切開有八塊。烤雞腿、烤香腸、烤牛腩也實惠，水杯足足裝了八百毫升水。涼風習習，油香、花香撲鼻。河上燈影搖曳，樂聲陣陣。我們沉醉在漿聲燈影中，幾乎不知今夕何夕。然而本地同行告知：該州政府敵視中國，下令公立大學教授不得使用學校經費去中國調研，自費赴華也須每日報備行程，令人難以置信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江蘇自古富庶，富人的愛好是修園子。蘇州以園林著稱，揚州的好園林也不少，個園便是其一。或說竹葉三片形似「个」字，或說「竹」的半邊是「个」字，而園林主人黃至筠喜愛竹子，於是便有這個別出心裁的園名。

個園設「福祿壽財喜」五門，每門之內各有一路豪宅。更吸引人的則是後花園中四座選材各異的假山，採取分峰用石的手法，用石筍、湖石、黃石、宣石疊出春夏秋冬之「四季假山」，號稱國內孤例。人行其間，如歷四季輪迴，周而復始，似要導人領

在巴黎奧賽美術館的展廳裏，有一幅畫總是叫人駐足。《奧爾南的葬禮》（A Burial at Ornans）高約三公尺、寬超過六公尺，橫跨整面牆。沒有聖人，也沒有穿戴華麗的英雄，畫面裏，是一群平凡的人，站在一個打開的墳墓前。

沒有悲傷的音樂、沒有燭光搖曳，只有一些人交頭接耳，一些人低頭沉默，一條狗眺天望地，一位神父念着祈禱文卻又似乎沒人理會。這不是我們常見的畫面，卻又真實，像極了我們曾經在場的，又或終會面對的某一場離別。

從網絡視頻看到有關尖沙咀重慶大廈的介紹。坦白說，於香港土生土長的我對這地方感覺異常陌生，比那兒時曾遠遠看過一眼的九龍城寨更為「這麼近，那麼遠」。不少香港人，如我一樣，數不清多少次路過重慶大廈的門外，卻選擇急步而過，像稍作逗留，就會危機四伏。

重慶大廈門外聚集的南亞裔或非裔人士，也許大部分只在向途人及進入大廈的遊客推銷餐飲、賓館、零售及外幣兌換的服務，沒有惡意，但許多市民因大廈內的陳舊混亂，加上從

近期家中裝修，為玄關尋覓一張兼具美感與實用的換鞋椅時，目光最終落在日本設計大師柳宗理的蝴蝶椅（Butterfly Stool，附圖）。這張誕生於一九五〇年代的經典之作，不僅以輕盈的蝶翼造型令人一見傾心，更因其工藝深度與文化意涵，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、巴黎羅浮宮、維特拉設計博物館、香港M+博物館等列為永久館藏。

蝴蝶椅的設計初衷，源自柳宗理對「用之美」的哲學堅持。他受父親柳宗悅（日本民藝運動推動者）影響，主張器物應摒棄浮誇裝飾，回歸

劇場上的擂台陣

看過不少拳擊電影，但好像沒看過拳擊劇場作品，中英劇團原創音樂劇《擊不倒的她》，把這個題材帶進劇場，還築起一個擂台陣，設三面觀眾席，無論是訓練、比賽還是文戲，都讓觀眾近距離看個夠，真的叫人有看拳賽的感受，頗有心思。

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不像影視作品，有鏡頭捕捉、剪接輔助，現場表演最考功夫最見真章。難得一眾演員功架十足，直拳勾拳、後退閃躲、防守反擊，明顯受過一番苦練嘗過苦頭，而且動作設計也肯定花了不少心機，值得讚賞。

故事講述Sunny因一次比賽受傷，從此絕跡拳壇，跟太太一起經營紋身店。昔日同門師兄弟兼當年令他受傷的阿捷，事隔多年後登門造訪，邀他為自己新辦的拳館做教練，猶豫之際，卻跟拳館學生小腳意外地合得來，還從她的身上看到

悟天地不仁、人生如寄的道理。

園內遊人如織，我在豪宅、名木、奇石以及人群間側身穿行，欣賞少有遊人駐足的對聯。「家餘風月四時樂；大羹有味是讀書」「傳家無別法，非耕即讀；裕後有良圖，惟儉與勤」「咬定幾句有用書，可忘飲食；養成數竿新生竹，直似兒孫」。看落款，不少為當代書家之作，我不知這些對聯是宅中舊物復原，還是作為景點的配飾，但與耕讀傳家、重教崇文的文化傳統十分貼合。

展廳中一張圖以表格列出了這個

庫爾貝的寫實

奧爾南，是法國東部的小鎮，也是畫家庫爾貝（Gustave Courbet）的故鄉。一八四九年，庫爾貝的祖父過世，他便在鎮上搭建了臨時畫室，請來親人、鄰居與朋友擔任模特兒，細細描繪這場看似毫不起眼的葬禮。他所畫的，不是崇高的宗教幻象，而是現實：以一幅龐大的畫布，描繪一場普通人的死亡。

庫爾貝要畫的，不是死亡的榮光，而是死亡的平凡。他筆下的人群幾乎都與畫面等高，排成一列，沒有主角、沒有光環，每一個人都一樣。這是一場普通人的葬禮，但也正因如

前曾發生於該處的多宗刑事案件而自動「敬而遠之」，視那裏為「生人勿近」之地。不知在重慶大廈居住和謀生的人對「非重慶大廈」市民種種負面看法有何感受，也許不是味兒，也許樂得自成一體，沒想過要費力改變大眾對重慶大廈的誤會。

筆者因看了視頻才知道重慶大廈的前身是售賣高檔貨，如絲綢、洋服、瓷器、象牙等的重慶市場，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重建為商住兩用大廈，仍是以宜室宜居的形象作招徠，沒人想到日後會成了一般市民心目中

蝴蝶椅



實用本質，同時融入傳統工藝的溫潤感。蝴蝶椅的結構看似簡約——兩片對稱的模壓膠合板以銅棒與螺絲固定，形似振翅的蝴蝶，實則暗藏精密計算。其七層垂直紋路的樺木夾板經高壓熱彎成型，既確保了承重力，又透過「對花」工藝將木紋無縫接合，

了從前的自己，漸漸重燃對拳擊的熱情，也把期待寄予了她，收她為第一個徒弟，跟助教們一起為她特訓操練。經歷挫折、受傷、失望、放棄，小卿最後重新踏上擂台，向對手揮出絕地一拳。

《擊不倒的她》沒有複雜故事刁鑽情節，沒太多懸念，有些劇情也似曾相識；在哪裏跌倒，就在哪裏站起來之類道理，已是老生常談；部分人物塑造略嫌單薄，好像阿捷到底跟Sunny亦敵亦友還是有什麼城府，叫人摸不清。然而一眾演員在演技和歌唱方面也合格有餘，加上落足心機的拳擊動作，還有不俗的現場氣氛，讓《擊不倒的她》有一定的可觀性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園子轉手的過程。參以我找到的其他史料，明代這裏是壽芝園，園主失載。個園最早有記載的主人是康熙年間大鹽商安氏，安家為權臣明珠家臣，把持鹽業，明珠倒台後，安家部分房產歸於馬氏。乾隆中期，黃至筠的父親黃凝從敗落的馬家購得住宅。但黃氏享有園子也只八十餘載，其後幾經曲折，同治年間園子歸於李氏。此後直至民國後期，園子又改姓過徐、朱、陳、王、紀。

老杜詩曰「天上浮雲似白衣，斯須改變如蒼狗」。私家園林之變遷亦

此，這幅畫才那麼有寫實的力量。

《奧爾南的葬禮》的畫面下方是一個敞開的墓穴，旁邊擺着一顆人骨頭顱，赤裸地放在畫面中央，提醒我們：死亡就在這裏。死亡，不是來自天堂的審判，也不是地獄的懲罰，而是活生生的一個洞，一個收容我們的地方。

庫爾貝說：「藝術，應該描繪真實與存在之物。」這句話乍聽之下平淡，卻在這幅畫裏獲得實踐。他不是要我們對死亡感到敬畏，而是讓我們從它的無聲之中讀出日常，以至必然。

罪惡的溫床。幸好知名導演王家衛曾在那裏取景拍了一齣藝術價值極高的電影《重慶森林》，自此令大廈蜚聲國際，不再只屬繁華都市中一個沒落廉價的棲身之處，還華麗轉身成了東方之珠中的一個多元文化地標，神秘的氛圍更令不少遊客趨之若鶩。

身為港人的筆者正打算放下成見，找天到訪「重慶大廈」。聽聞那裏可嘗到正宗高質的印度菜，也有不少具南亞特色的零食小店。一個如此特別的地方，如不趁它仍在的日子去親眼看看，到某天或要拆卸重建時才

蝴蝶椅

展現宛如天成的自然紋理。這種「以工業技術實現手工質感」的矛盾統一，正是他的美學核心。

蝴蝶椅的造型靈感，被認為隱喻了日本神道教的「鳥居」拱門線條，而雙翼般的曲面卻又呼應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流線型風格。柳宗理早年師從柯布西耶的弟子夏洛特·貝里安，並受美國設計先驅伊姆斯夫婦的膠合板傢具啟發，但他並未複製西方樣式，而是將日本傳統建築的含蓄與現代工業的理性熔於一爐。

蝴蝶椅低矮的弧線便於穿脫鞋履，堅固結構足以承受日常使用，而

風吹「鳥浪」

莊子《逍遙遊》云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」到底古人眼中「不知其幾千里也」名為「鯤」的大魚，究竟有多大？千百年來，只存在於人們的想像之中。

三、四月是候鳥的遷徙季，也是人們觀賞「鳥浪」翻滾的最佳季節。春風至候鳥歸，鳥群集結高飛，形成一浪高於一浪，由單一或多種鳥類組成的「鳥浪」，變化萬千。

卧龍湖，是遼寧省內最大的平原淡水湖，湖域面積多達一百二十七平方公里，成為亞洲東部鳥類遷徙的重要停歇地。四月初，卧龍湖濕地萬鳥成浪、遮天蔽日的壯美景象，出現在電視聯播的畫面上，恰似鯤鵬遨遊，觀眾驚呼：《逍遙遊》照進現實，「鯤之大」具像化了。

在西遼河支流老哈河奈曼旗

同此理。正像揚州大儒陳含光的《個園歌》所寫：「借問園主誰？昔時姓李今姓徐……故家亭館十八九，喬木雖存主人換」，每一個園林如同一部秘史，寫滿層累疊加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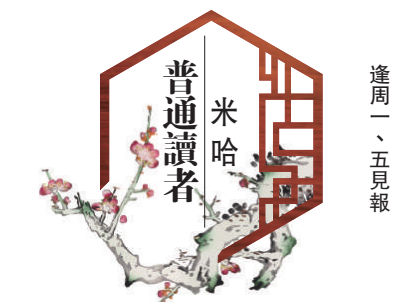
（散記江蘇之六）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就像畫中那些不太專心的哀悼者，那位低頭沉思的老兵，那個站在角落抱着小孩的母親，他們只是一些在日子裏習慣了死亡的人，就像你我一樣。這幅畫裏沒有眼淚，卻有比哭泣更響亮的沉默。

（一）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喊保育無疑大遲。正如今日已沒可能於同址再感受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坐在「重慶市場」內的咖啡店，舒適地享用下午茶的悠閑。錯過機會，就算將來能置身同一地方，也非同一回事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木質的溫潤更為空間添了份靜謐禪意。這張獲諸多博物館珍藏的椅子，見證每日出入家門的平凡時光，這或許正是柳宗理所追求的渾然天成的「用之美」。



逢周五見報

段，今春已有一百二十七種、八萬餘隻候鳥在濕地停歇，牠們或覓食於水邊，或棲息於水草之間。成千上萬的候鳥在河面上翻翩起舞，不斷地變換隊形，如烈風下雲捲雲舒，震撼「鳥浪」來襲。

濕地是鳥類的天堂，觀賞鳥浪的最佳地點，多為入海口或江岸湖區，如山東東營黃河入海口、遼寧丹東鴨綠江口濕地、福建泉州灣等，都是攝影愛好者拍攝「鳥浪」的熱點。在天津濱海新區，早春時節有網友在高速路上駕駛，目睹一群密集的鳥群遷徙，「鳥浪」長達百餘米，彷彿絲帶長空飛舞，有序飄移。



逢周五見報